知行传本体

1. 间断本体与不间断本体。

淮南格物第二套功夫（诚意），是在本体间断的时候，不断地去做回到本体的功夫。淮南格物的第三套功夫（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简称正心功夫）则是在本体不间断的时候做的功夫（至少在绝大部分时间是不间断的）。这是本体的两个状态。这两个状态的本体，在心学中，都是良知，都是知行合一。但是这个知行合一，概念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知行合一称作：阳明学的知行合一（诚意功夫的知行合一，第二套功夫的知行合一）以及心斋学的知行合一（正心功夫的知行合一，第三套功夫的知行合一）。

1. 阳明学的知行合一  
   阳明说，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

在公交上，见到老人家站着，心里知道要尊老，可是就是不愿意站起身来。这个知道尊老，就不是真的知，真知是心中有尊老的感受，感到老人站着，心中的不忍之心油然而生，这样你就坐不住了，不可能不站起来。知道尊老，就已经站起来了，就已经落实在行动上了。

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不会刻意区分出一个知，一个行。只是一件事，从真切笃实的角度看，它叫做行，从明觉精察的角度看，它叫做知。给老人让座，你可以说这个人知道尊老，也可以说这个人做了尊老的行为。说他知道尊老，是从他见到老人在面前站着，内心有一种明明白白的触动，根本坐不住。而另一些人呢，心中固然有一点点触动，但更多的是贪图舒适之心，又有希望别人站起来之计度心等等，这样，心便不明觉精察，而是被诸多私欲前缠着，浑浑噩噩。这就不得谓之“知道尊老”。说他作出尊老的行为，那是因为他有这个不忍仁之心，有这个良知发动，根本坐不下去。他站起来，站得毫不犹豫，站起来之后也毫不后悔。如果他只是考虑到站起来，会让刚刚交往的女朋友对自己有个好印象，或者是因为害怕周围人责备的目光，而不是真的对老人不忍心，那么这个让座的行为就不会真切笃实。甚至站起来，心里还会有点后悔。这就不得谓之“行了尊老”。

我们发自良知，直心而行的做了一事，从这件事发动的真切笃实处说，就叫知，从这件事情发动的明觉精察处说，就叫行。知行只是从两个角度描述同一件事——由良知发动的事。所以知行合一又引出知行本体。知行本体，就是良知，就是心体。

阳明说，知饥已是饥，知寒已是寒。知行关系就如知道饥寒和已经饥寒一样，知行只是一回事。《大学》诚意章说如好好色，如恶恶修。见到好色，已经是好了，见到恶臭，已经是厌恶了。我们在说知行合一的时候，这个知是不分道德上的知，还是感觉上的知的。万物在天地间共生，狂风暴雨袭来，草木便剧烈摇摆。这个剧烈摇摆，是草木对当下处境的一种应对，这个应对，从摇摆得很直接很确实的角度，就是行，从这个摇摆的剧烈程度恰如其分（摇摆得不够，草木会被风力折损断裂，摇摆得太过，又会伤及根系），就是知。阳明说，草木瓦石皆有良知，同样的，草木瓦石皆有知行本体。在草木上，行就是草木恰如其分的摇摆，知就是摇摆得恰如其分。在人身上，知就是明觉精察，行就是真切笃实。人的知行本体，是宇宙知行本体的一种特殊形式。

1. 心斋的知行本体

我路过一个乞丐，看他年老，在风中瑟瑟发抖，心里面充满不忍，于是掏了一百块钱给他。我想想，还是不忍，又掏了四百块。这个行为，是恻隐之心发动，是直心而行，这个不忍人之心就是知，这个行为就是行，这就是阳明先生所说的知行本体。

我到了家里，感觉给乞丐给多了。目前家中还欠着房贷，全无积蓄。等到发工资还有三天，可是身上就剩几十块钱。这几天不能吃得很好了，孩子的营养不能保证了。妻子也会因此不高兴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愧疚，我确实没有考虑到家人，我当时把钱全都给了乞丐（而且那个乞丐也很可能不是真的缺钱），实在是不妥。这个时候，我和家人道歉。这个真心的歉意也是阳明说的知行本体。

这个知行本体是“即时触发”的，是间断的。可能上一秒我不是良知做主宰，我不是知行本体做主宰，但下一秒，良知发动，我就是知行本体了。这个不是心斋说的知行本体。

在我们功夫做得基本上不间断的时候，一举一动，都是从良知所发。比如此刻我在整理讲稿，这件事情有必要性，不得不做。到了下午，又有一定会去做的另一件事。人的功夫不间断，就没有闲暇的时候，白天是为了成就别人，晚上要得到身心的修养——不得不休养，否则第二天不能全副生命去成就别人。这时候，整个人就是生生不息的，孟子称之为“必有事焉”。这个状态就是健行。功夫不间断的时候，不是一时一刻能如此，而是时时刻刻如此。这时候，你看到一个乞丐可怜，会给他二十块。你不会一时冲动给他100，因为你现在也没钱了。你眼前看到的是这个乞丐，你的妻儿老小也没有被你忘掉。你在回家的路上，可能父母盼着你回家，妻儿等着你吃饭，这时候，你竟然因为一时心灵触动，忘了妻儿老小，这个状态也是麻木不仁。把钱全都给了乞丐，这不是因为仁心太过，而是因为仁心不足，只是眼前这点事情，就让你掌控不了，不能同时对家中等你的妻儿老小发挥仁心了。心斋说要立本安身，身在家国天下中有一个位置。你对乞丐的感应，就应该是20，而不是100。这个“知”，是知掌整个生命的，这个行，也是在整个人生中行。给20，而不给100，也是不虑而知的，你看到乞丐不忍，一定要掏钱，掏钱，一定不会超过二十，否则，你心里面就对家人不忍，这两个不忍，都是同时俱在的。

这两种知行合一，从做功夫的感受来说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是直心而行。如果我不能念念致良知，那么我直心而行，就是第一种知行合一。如果我念念致良知，我直心而行必然是第二种知行合一。

心斋：“天行健，则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故知行合一。”

心斋这句话定义了心斋的“知行合一”。行，是天行健的行。我每天大部分时间浑浑噩噩，内心麻木，如同一块木头。晚上回家，我见到父亲的面容，那一刹那，内心突然变软，要去服侍父亲。这一刹那行为发动，是阳明那个意义的良知所发的行。

而一个终日坦坦荡荡，工作充满斗志，对领导尊重，对下属仁慈，对朋友守信，一言一行都合于天道的人，他晚上回家，见到了父亲，那一刹那，内心一样是十分柔软，要去服侍父亲。者既是阳明那个意义上的良知所发的行，还是心斋意义上良知所发的行。

天行健，天是不停地运行的。人如果其整个生命状态都和天类似，终日安于乾道。则他的行，不仅是良知即时的触发，不仅仅是看到老父的皱纹突发的一个情不自禁的行为；他的行固然也是良知触发，更加是整个生命的触发，固然是当时的情不自禁，更加是整个生命的情不自禁，沛然莫之能御。所以，他事父不会时好时坏，不会让父亲突然觉得——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？发自生命全体的，发自不间断本体的行，一定是充满仁爱的，温情脉脉的。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。”这样的行为是稳定的，刚健的，持久的。如同日月相推，宇宙轮转，稳定（没有大起伏），刚健（力道十足，看月球运动带起的潮汐，力量何其大），持久（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）。

心斋的这个“行”，其前提是整个身心基本上安顿在了本体上。从乐学的角度说，既然乐是心之本体，那么在一天中，大部分时间处于真乐的状态，这时候才谈得上心斋说的这个“行”。从诚意慎独的角度说，整个生命须基本上是独体流行，才谈得上心斋说的这个行。我们说过，淮南格物说的第二套功夫，是在本体有间断的时候，不间断地做回复到本体上的功夫。如果第二套功夫做得相当充分了，生意在人心贯通，基本上没有间断了，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过度到第三套功夫。

我们由良知而行，直心而行，这样做着做着，做到终日只是良知发用，这时候，我们的行就和宇宙的运行一致了。这时候，我们的行就是天行健。这时候，我们的知便也和天地的知一样。

天地的知也就是成就万物。春天让万物生长，夏天让万物繁盛，秋天让万物收敛，冬天让万物潜藏。宇宙的行，只是成就万物，只是个生意，只是个仁。宇宙的知，是知掌万物，照看万物，也就是这个仁。孔子说：“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。”君子有仁爱心，有仁爱之心的人，才会真正地去喜好一个人或厌恶一个人。君子的“喜好”，也是为了成就别人，君子的“厌恶”，也是为了点醒别人，反向激发别人的善。君子“好人”，“恶人”都不是对别人的客观的认知，而是以成就别人的动机对别人的“知掌”，对别人的照看、看管。而且，这个知掌是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”的，白天我是一个儿子，父亲，员工，那我白天直心而行，便做到对父母孝顺（对父母尽孝，则久而久之，父母必慈爱。如果父母不慈爱，则“子职必不共”，做儿子的一定没有尽到责任）、对子女慈爱（也是使子女孝顺），对工作尽心（也是使得同事尽心工作），到了晚上，我一定会好好休息，否则便没有精力在第二天对父母孝顺，最子女慈爱，对工作尽心。（同时也是感化父母，感化子女，感化同事。）这个“知”固然是良知当下的发动，但同时这个知也有对自己的整个“身”的照察。这个“身”，就是身心家国天下一身的大身体，其本在吾身，末在家国天下。

心斋所说的知行合一，知，就是宇宙对万物的照看，落实在人心，就是人对万物的照看。行，是宇宙的健行，是宇宙成就万物，落实在人心，就是人成就万物。

阳明先生的知行本体，可以说是不区分本体间断与不间断的情况的本体，而心斋的知行本体则是特别指出在本体不间断的时候，这个本体的面貌。

1. 心斋的“知行传本体”

阳明先生说心体本来的本来面目，强调的是心体的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。比如孝顺，孩提见父自然知孝，这个东西是不用考虑就能知道，不用学习就会的。阳明用本体的这一特征来指点功夫，对于刚刚开始做功夫的人来说，本体时不时呈现，这个指点是很有效的。

然而，功夫做到不离手，不间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再用显微镜看看这个心体的本来面目。心斋认为，这个心体不但是自然能“知”（实践面向），而且还自然能“教”（传道面向）。

妈妈十月怀胎，婴儿在妈妈肚子里汲取了十个月的养分。这个养分，从物质上看，只是一些养分，通过期待羊水，传递给孩子。但从“气”上看，这十个月，孩子已然在接受家人的关爱，父母的期望。这个世界已然在在这个婴儿身上投注了巨大的力量，这个力量也就是生生之力。等到这个孩子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，他嚎啕大哭。哭好久，他的力气都不枯竭，哭到嗓子哑了，失声了，都一直在哭。这个哭声里，蕴含着一股巨大的生生之力。父母看到孩子这么苦，有一种关于生生的喜悦。如果孩子生下来不哭，父母要担心好几天。我生下来不哭，爸妈就让护士把我拍两下，我就哭了。我一哭，爸妈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自然界也是这样。一头鹿，产下了一只小鹿。小鹿用它细细的腿，颤颤巍巍地站立起来，它站立起来之后，便哒哒地跑起来。这个跑步的姿态中，满是生的力量。这个生的力量，感染着整个鹿群。这个小鹿，它的行动，是自其生生本体所发，这个行动发出来，同时也给和它相关的外物带起一股生生的力量。

心斋常常引用孔子一句话：“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孔子周游列国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孔子说：“有不知而作者，我无是也。”孔子知其不可为，是知道他周游列国，在当时之世，不能恢复礼乐文明；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这不是孔子固执，而是，孔子在做的事业不是当世的事业。我们现在还在讲孔子的言行——这才是孔子的事业。孔子是没有不知而作的时候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只是把一种生命方式呈现出来，呈献给他的弟子，呈献给后世。孔子无行不与二三子，其一言一行都展现在弟子面前。孔子的一言一行是良知所发，同时也是良知之传。

心斋：“请讨陈恒，仁也；不从而遂已，智也。若知其必不从而不请，亦智也，然非全仁智者也。仁且智，所以为孔子。”

陈恒弑君，孔子请求哀公讨伐陈恒。这个是孔子的仁心。君主不听从孔子的建议，孔子便不继续请求，这个是孔子的智慧。如果知道君主一定不听从，于是不去请求，这也是智慧，但不是同时兼具仁和智。仁且智，这是孔子异于常人的地方。

按照当时鲁国的情况，孔子当然知道请讨陈恒不会被接受。但是孔子必须去做。一方面，这个是良知所发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为后世立法，是在传道。如果本体不间断，那么，一切言行都是良知所发，同时也是在传道。儒学中常常说，人心和道心是一个心，人心和天地之心是一个心。天地之心是成就万物，风雨露雷无非教也。风雨露雷，这些气象，都是对万物的教化。圣人的一言一行，也统统是对万物的教化。所以，孔子无行不与二三子，无行不是出自良知，无行不在教化。孔子说：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，我欲无言。”天没有任何没有必要的言，只是生意流通，这个生意，就是四季轮转，万物化生。孔子的一切言行也都是成就万物，只是仁体发挥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言行。（心斋：而今只有良知在，没有良知之外知。）所以孔子欲无言。

心斋的乐学歌是第二套功夫的口诀。“不乐不是学”，如果不快乐，就是不是真的学问；“不学不是乐”，如果不合于圣人之学，则人的那种高兴，就不是本体的快乐，可能只是窃喜。到这个阶段，还要再加一个维度：如果不是传道，只是为自己而学，这个学不是真正的学问，可能只是自私之学。出于自私自利的心来学习，这个身心状态即与道不合，这样的学习一定不是圣学。这样的学习带来的快乐，一定不是本体之乐。这是不传不是学，不是乐。同样的：

不乐不是学，不是传；不学不是传，不是乐。

我们之所以快乐，是因为在成就别人，因为我们本身即是道的一部分，我们一言一行不知不觉的都在传道，唯有如此，这个快乐，才是真正的直心而行的快乐。我们快乐就快乐的这个传。（乐是乐此传）

同时，我们的传道的过程，也是在学道。因为天道本身在成就万物，我们只有在成就万物的过程中，在这个当下，才能真切地知道什么是学。（学是学此传）

又，我们传道，是传生生之道，是传天地成就万物之道。如果真正去给一个人传道，成就那个人，就是要让他也像我一样，像宇宙一样，也去给别人传道，也去成就别人。（传是传此传——传道也就是传这个师道）

把这三点和乐学歌整合一下：乐是乐此传、乐此学、乐此乐；传是传此学、传此乐传此传；学是学此乐、学此传、学此学。

我们可以说：乐即是学、即是传、即是乐。

阳明说：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我们从知行传本体上看。传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传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行之感化人心处即是传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知之感化人心处即是传。

1. 传道与悟道

在我们说传道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我们先要自己悟道，然后再传道。悟道和传道是两回事。心斋则把传道和悟道统合起来。

人是天地化育而成。天地的道和人的道是一个道。天地没有说：我要求道，我去悟道。天地只是去成就万物，在这个成就万物的过程中，道自然呈露。人也是一样，人也是在成就万物的过程中（仁者爱人），才能契合那个贯通天人的道体。

因而，在心斋这里，悟道不是传道的前提。恰恰相反，传道是悟道的方式。只有抱着一个传道的心来学习，才可能入悟。否则，人要去悟道，只是自己的私欲造作，是私欲造作，便和天道南辕北辙了。心斋常说“苟且之道”——“学也者，学为人师也，学不足为人师，皆苟道也。”我们学习，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人生，而是为了改善别人，改善世界。（即便是为了改善自己的人生，也是为了对得起父母的养育等等。）成就自我的目的，一定不是为着一个自私的小我。我们学习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，是为了引导别人过得更好。不是这个目的而学习，就是苟且的学习；不是这个目的而求道，就是求苟且之道。上面讲的“知行传本体”，可以说，心斋的全副生命，都可以归结在“传”字上，只一个“传”字，就说尽了知行传，就说尽的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人事。

《西游记》第一回，猴王去菩提老祖那里求道，途中遇到一位樵夫。我们可以看看樵夫与猴王的问答，从中可以体会“知行传”本体。

猴王近前叫道：“老神仙！弟子起手。”那樵汉慌忙丢了斧，转身答礼道：“不当人！不当人！我拙汉衣食不全，怎敢当‘神仙’二字？”猴王道：“你不是神仙，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？”樵夫道：“我说甚么神仙话？”猴王道：“我才来至林边，只听的你说：‘相逢处非仙即道，静坐讲黄庭。’黄庭乃道德真言，非神仙而何？”樵夫笑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个词名做满庭芳，乃一神仙教我的。那神仙与我舍下相邻。他见我家事劳苦，日常烦恼，教我遇烦恼时，即把这词儿念念。一则散心，二则解困。我才有些不足处思虑，故此念念。不期被你听了。”猴王道：“你家既与神仙相邻，何不从他修行？学得个不老之方？却不是好？”樵夫道：“我一生命苦，自幼蒙父母养育至八九岁，才知人事，不幸父丧，母亲居孀。再无兄弟姊妹，只我一人，没奈何，早晚侍奉。如今母老，一发不敢抛离。却又田园荒芜，衣食不足，只得斫两束柴薪，挑向市尘之间，货几文钱，籴几升米，自炊自造，安排些茶饭，供养老母，所以不能修行。”

猴王道：“据你说起来，乃是一个行孝的君子，向后必有好处。但望你指与我那神仙住处，却好拜访去也。”樵夫道：“不远，不远。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。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。那洞中有一个神仙，称名须菩提祖师。那祖师出去的徒弟，也不计其数，见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。你顺那条小路儿，向南行七八里远近，即是他家了。”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：“老兄，你便同我去去。若还得了好处，决不忘你指引之恩。”樵夫道：“你这汉子，甚不通变。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，你还不省？假若我与你去了，却不误了我的生意？老母何人奉养？我要斫柴，你自去，自去。”

猴王原来在花果山过得很快活，衣食无忧。几百年过去了，过得不知魏晋。突然，猴王变得忧愁，他担心这种生命中不能长久，所以要寻神仙之术。猴王的这个忧愁，众猴所无。这种对生命无常，终有终结的担忧，更多地不是一种对生命长度的贪念，而是对“永恒”的追求。对道的追求。第一回有诗曰：“争名夺利几时休？早起迟眠不自由！骑着驴骡思骏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。只愁衣食耽劳碌，何怕阎君就取勾？继子荫孙图富贵，更无一个肯回头！”而猴王，则是追求此凡俗生活之外的一个永恒者。我们姑且称之为“求道”。当今，许多学儒释道的，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求道的。

樵夫则不然。樵夫是神仙的邻居，本来是很容易学道的。猴王对此十分不解：“你家既与神仙相邻，何不从他修行？学得个不老之方？却不是好？”樵夫的回答是，因为要侍奉老母，所以没空学道。试想，自己长生不老了，错过了侍奉老母，这长生不老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樵夫零零散散听了到一些神仙的教诲，但是心思完全放在尽孝上。

樵夫与神仙终日相处，虽然说没有学道，但他的道行已是不凡。他见猴王的一举一动，即知猴王求道有问题——求道的心不是为了传道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形而上的追求。所以樵夫才给猴王说了自己没空求道，因为要照顾老母。

然而，猴王并没有领会樵夫的意思。樵夫给他指路（先是指出修行的正路，再是指出神仙的住所），猴王还要樵夫带他上山。猴王说：“老兄，你便同我去去。若还得了好处，决不忘你指引之恩。”这里，猴王没有领会樵夫对他的指点，还是要上山求“好处”（比如仙术），言下之意，如果得了好处，还会跟樵夫分分。

因而樵夫有下面一段话：“你这汉子，甚不通变。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，你还不省？假若我与你去了，却不误了我的生意？老母何人奉养？我要斫柴，你自去，自去。”这里，樵夫说得很直白了，刚刚在指点猴王，猴王并不反省——这是要猴王反省。所谓“误了我的生意”，这个生意，一方面是俗语中的“眼下的事情”，也就是侍奉母亲。另一方面也是宇宙间的生意。宇宙的生意，只是成就万物。樵夫是宇宙的化物，宇宙的生意在樵夫身上发窍，也就是侍奉老母。除此之外，都不足入虑。樵夫的一言一行都合于天道，虽然看起来没有学道，但已然不离道体。所以樵夫“近道”，樵夫是神仙的邻居。而神仙所住的地方，即是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。灵台，即心，方寸，也是心的一种称呼。斜月三星洞，则是弯钩上卧着三个散点，即心字。神仙所安住的地方，即是人心道心一贯之心，樵夫则在其近旁。

樵夫和猴王两人是个鲜明的对比，樵夫只是在成就万物，首先是成就老母。知行传完全是一体的。猴王求道是为了“好处”，其知其行不能被天道所贯穿。

我们可以看看阳明悟道前后的经历。

龙场悟道前一年，三十六岁的阳明的经历十分惊险。阳明在被贬谪到龙场的路上。《年谱》说：“先生至钱塘，瑾遣人随侦。先生度不免，乃托言投江以脱之。”阳明到了钱塘，刘瑾派人尾随侦察。阳明先生料定会被暗杀，因而托辞趁机跳江逃跑。

阳明这么一跑，一路颠沛，先是跟着商船去了浙江的舟山群岛，路上又遇到狂风，把船吹到福建一带。期间已是九死一生了。刚刚登岸，阳明便沿着山路，奔了几十里，遇到一个寺庙。阳明敲门投宿，僧人不接纳。阳明便在附近找了一个野庙，倚着香案睡了。阳明不知道这个野庙是个老虎洞。《年谱》：“夜半，虎绕廊大吼，不敢入。黎明，僧意必毙于虎，将收其囊。见先生方熟睡，呼始醒，惊曰：公非常人也！不然，得无恙乎？”半夜，老虎绕着野庙的回廊大吼，不敢进去。一方面，阳明的气场震慑住了老虎，另一方面，阳明这一路下来，极尽疲乏，老虎大吼也叫不醒他。第二天早上，僧人料定阳明死于虎后，去给他收尸，却看到阳明还在熟睡。僧人这才叫醒阳明，惊讶地对阳明说：“您真不是常人啊，不然，怎么会安然无恙呢？”因为这个契机，阳明被邀请进入寺庙中。在庙中遇到一位高人。那位高人问他接下来打算怎么办。阳明说要“远遁”，远远遁逃（求生）。这时候，那位高人和阳明说：“汝有亲在，万一瑾怒逮尔父，诬以北走胡，南走粤，何以应之？”你还有双亲在世，万一刘瑾抓不到你，迁怒到你父亲头山，诬陷你向北投奔胡人，向南投奔粤人，你的父亲怎么应对呢？

这么一问，阳明心中边有所疑虑了，占卜了一卦，得到“明夷卦”，于是决定返回钱塘，奔赴龙场。阳明此时作诗：“险夷原不滞胸中，何异浮云过太空？夜静海涛三万里，月明飞锡下天风。”人生险阻过了就过了，一点也不滞留在胸中。那些险阻和短暂飘过天空的浮云无异。我的心如同宁静深沉的夜空。三万里海涛再怎么汹涌，夜空还是一如平常的宁静。我此时仿佛手持锡杖，在狂风之中浩海之上腾云飞行。（把自己比作仙人，这是艺术化的讲法。）而天上的月亮则明明白白悬挂在夜空中。

阳明此时艰困的处境，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人欲安排。如同在汹涌的汪洋上驾驶一叶扁舟。此时只能全凭良知应对。哪怕是远遁都不行，远遁则将父母置于险境。此时，得失荣辱已被阳明置之度外，自己的生死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阳明是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开始讲知行合一的。我们不妨从心斋和阳明对知行本体的不同理解，来看阳明这段时间的经历。阳明远遁的阶段，其心体状态可以说是阳明那个意义上的“知行本体”，这个知行本体尚有时而断。阳明依照这个间断本体，直心而行，度过了许多生死关头。而阳明决定返回钱塘，则开始意识到生命全体（此身）在宇宙中的位置，意识到此刻必须走这一步不可，不能再有别的想法（比如远遁求生）。这时候的直心而行，既是直“当下的心”而行，也是直“心身家国天下”一体的大心而行了。其心体状况已经开始从阳明的“知行本体”转向心斋的“知行本体”或者说“知行传本体”。

第二年（三十七岁），阳明奔赴龙场，阳明先生悟道正是在这个时候。

《年谱》：  
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，蛇虺魍魉，蛊毒瘴疠，与居夷人鳺舌难语，可通语者，皆中土亡命。旧无居，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。

时瑾憾未已，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，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，乃为石墩自誓曰：“吾惟俟命而已！”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静一；久之，胸中洒洒。

而从者皆病，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；又恐其怀抑郁，则与歌诗；又不悦，复调越曲，杂以诙笑，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。因念：“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？”

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，不觉呼跃，从者皆惊。始知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

龙场的环境是十分糟糕的，在万山丛棘之中，到处是毒蛇瘴气。中土之人，到了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生病死掉了。阳明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瘞旅文》。那篇文章里面提到，自己在龙场的身心状况不敢不好。必须一直保持身心愉快，不然抵抗力下降，就很容易死亡。

和阳明（携带者一些随从）一起生活的是当地的土著，他们讲的话（苗语）和中原的话是完全不能相通的。能通语言的，大多是中土的亡命之徒。龙场一带的人，过去是没有固定居所的，阳明到了龙场，开始教他们用土块和木头做房子。

这个时候，刘瑾对阳明的痛恨还没有结束，阳明时时有被报复的可能。不过这时候，阳明已经不是那么在乎得失荣辱了。只有生死这个念头，还没有完全化解。于是阳明造了一个石棺，决定：“我现在直心而行，居易俟命了！”阳明日日夜夜端居澄默，求内心的宁静，求心中那个永恒的绝对的本体（一）。久而久之，觉得胸中洒落。

阳明在龙场期间，他的随从都生病了。阳明就自己砍柴挑水，给随从煮汤糜，喂它们吃——这是身体上的照顾。阳明又担心随从抑郁，就给他们歌诗。阳明有《九声四气歌法》，歌诗，可以调动人的情志，阳明称之“收天下之春而藏之肺腑”。有这样的情志，则不至于抑郁。随从又有不快乐的时候，阳明则用地方戏曲（绍兴小调），填入一些诙谐搞笑的歌词，有些像今日搞笑的东北二人转。这样一来，随从的身体，情志，心情，才能保持一个不错的状态，才不会死掉。这样随从才能够开始忘掉疾病、夷狄、患难之苦。阳明在《瘞旅文》说：“瘴疬侵其外，忧郁攻其中，其能以无死乎？”说的是在龙场遇到的一个过客，满脸愁容。阳明即知那人必死。因为外在有瘴疬蛇毒，内在有抑郁，在龙场那样的环境，必死无疑了。阳明在《瘞旅文》中说：“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，三年矣，历瘴毒而苟能自全，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。”自从我离开故土，到了龙场，三年了！经历了瘴气蛊毒还能活下来，因为我没有一天忧愁悲戚。阳明不但自己是这样，身边的人也让他们这样。因为这个事情（阳明一丝不敢懈怠地照顾身边的人以及自己），阳明突然感受到：圣人处在我的境况中，也就跟我是一样的做法！

这个感受十分关键。天地是生生不息地去成就万物的，而阳明在这个不敢停息地“救人”的行为中，自己的生命和宇宙契合，这个本体就在自身的生命活动中显现出来了。

在阳明突然感受到，圣人在我这个地步，也就这么做了的时候。紧接着，阳明半夜悟道。梦中仿佛有人告诉他一些东西。阳明醒来欢呼雀跃，众人都谓之惊讶。阳明醒来后说：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。”这个圣人之道，也就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本性也就是宇宙的本性，宇宙的本性也就是生生不息，就是这个成就万物之仁。宇宙间生了一只桃子，这个桃子有核，桃核继续生。最根本的是这个生。宇宙成就万物，亦是成就万物的仁，是把万物成就“成可以成就万物的东西”。从知行传本体的角度说：传是传此乐、也是传此学、也是传此传。风雨露雷无非教也，宇宙教化圣人，也是把圣人教化得可以教化人。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。”天什么话都没有，成就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。孔子说“我欲无言”，也就是想要和天一样，成就万物。我们看阳明悟道前后的经历，可以知道，阳明在较长一段时间，自身行为与道完全一致，遂感受到不间断的本体的。体会到了这个不间断本体，生死遂不成为问题。（下一讲，我们会说第三套功夫的三个面向——动静、昼夜、生死。）阳明是在自身与道冥合（也就是传道）的过程中，才悟道的。在阳明悟道之前，已然在不自觉地传道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突然意识到，圣人处此，也是这么做。这才悟道。而不是反过来，先悟个什么道再去传道。如果一心要寻个道，这个心很可能就是自私的心，这样的心和道是南辕北辙的。以这样的心态悟道，越悟道越远。

我们再看心斋先生悟道的经过：

一夕，梦天坠，万人奔号，先生独奋臂托天起，又见日月列宿失次，手自整布如故，万人欢舞拜谢。醒则汗溢如雨，顿觉心体洞彻，而万物一体、宇宙在我之念益切，因题其壁曰：“正德六年间，居仁三月半。”

一天晚上，心斋做了一个梦。梦中，天塌下来了，万人奔跑哀嚎。心斋先生独自一人，奋然将天托起来。心斋先生有看到日月星辰次序都紊乱了，于是把星宿按照以前的样子排列好。万人欢欣鼓舞，拜谢心斋先生。心斋先生醒来的时候，汗如雨下，顿时觉得心体洞彻。“万物一体”、“宇宙在我”这些观念此时更加真切。于是，心斋在墙上写下：“正德六年期间（心斋二十九岁），我安顿在仁体之中有三个半月。”

这是心斋先生经过三个半月十分严密的功夫之后，梦中悟道的经历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子曰：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一年十二个月，每个季节三个月。程子说，三月是天道一小变。三个月，便会遇到一次季节的轮替。这个过程中，身体比较容易生病，心态也容易产生波动。而颜回时时刻刻安住于仁体，三个月都是一个样子。而其他人，也有合于天道的时候，只不过他们偶尔才来那么一次。有的一天来一次，有的一个月来一次。朱子说：“日月至焉者，或日一至焉，或月一至焉，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。”

心斋，则三个半月都“居仁”。这个居仁，即“居仁由义”的居仁，内心安住的地方是仁，言行发动，皆合于义。淮南格物说的第二套功夫，是在本体间断的时候，时时刻刻安住于本体，是不间断地做“间断功夫”（本体间断时要做的功夫）。678三讲，一觉已除、肯认真乐、诚意慎独，都是这个功夫。这个功夫做到严密，本体间断的时候就很少了。这时候人的身心状态就和道的状态相近了。颜回三月不违仁，心斋居仁三月半，这都是第二套功夫做到精熟。这时候，不间断的本体自然呈露。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乎，不舍昼夜。”功夫做到不间断，身心状况就如昼夜不停的川流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

心斋等诸位弟子和阳明先生学习，有一次，一位太守于阳明及门人饮酒。喝完酒，阳明叹息说：“诸君不用功，麻木可惧！”阳明这个批评很严厉，诸位弟子跪下请阳明先生指点。阳明说：“弟问汝止！”弟，就是只要的意思，言下之意，不要问我，你们去问心斋。（阳明是心斋的老师，老师称呼弟子，用字。心斋字汝止。）心斋回答说：“太守行酒时，皆燕坐不起，谓非麻木乎？”太守行酒的的时候，大家都燕坐着不起身，这难道不是麻木吗？在场的诸位学友听闻后惭愧愧疚不已。一庵常称心斋“斋明盛服，一时具在”，这就是心斋功夫的严密。时时安住于本体。而不是偶尔来一次，或日一至焉，或月一至焉。

一方面，人时时安住于本体，与偶尔来一次，没有绝对的鸿沟。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，一天来几分钟的肯认真乐，来几次一觉已除，就很不错了。到了下个星期，到了下个月，人安住于本体的时间就多了，而且一点也不吃力，绰绰有余的。要不间断地做间断功夫，这个“不间断”，只是说要不停做。每天做一次也是不停地做，功夫不离身也是不停地做。这个过程是快乐自然不生心火的。

另一方面，时时安住本体与偶尔来一次又有根本的差别。时时安住本体，此时直心而行的心不止是当下的知，而是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”，这个行，关涉到生命整体。而“偶尔来一次”，偶尔来的那一次，只是整个生命不同时在场的情况下，良知的发窍。

在心斋三个半月不间断的功夫中，心斋的整个身心状态和天道相近，几乎是念念致良知，时时安住于本体。这时候，知行本体便安在了生生不息之天道上，便转化为知行传本体。此时，心斋念念所期，没有别的，只有救人，只有成就别人。所以心斋的梦，只是只手托天，拯救万民。天塌下来是十分恐怖的。一次大地震之后，有一位学友告诉我，他梦到夜里地震了，十分可怕。在梦里，他立刻往门外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醒家人。也没有管家人有没有醒来，自己先跑出去了。他醒来之后，愧疚不已，不能接受自己在梦中没有救家人，而是自己逃命。心斋的梦里，天塌下来，自己一点恐惧也没有，一点自私的心也没有，只是奋然托天而起。阳明悟道前，念念所期，也只是救身边的随从。圣人面临这种境况，也只是如此。

1. 本章结语

淮南格物一共三套功夫。做第一套功夫可以见个间断中的本体，而做第二套功夫是安住于这个本体（知行本体）；做前两套功夫可以见个不间断中的本体，而做第三套功夫则是安住于这个本体（知行传本体）。这里的“见”，不是理解，而是一种体会、一种格度体验。在对不间断本体没有感受的时候，第三套功夫是完全用不上的，如果用上了，那就是捕风捉影地用，这样做功夫，一定会产生心火。这样做功夫，只要用淮南格物说第一套功夫验证一下，立刻会发现，用功的动机只是成为圣贤的私欲，急功近利的私欲。初学者只须实实落落做淮南格物前两套功夫，到一定时候，自然能不由概念知见而真实体验到这个知行传本体。到那时候，第三套功夫自然而然能够上手。

本讲没有说明第三套功夫如何操作，只说了这套功夫的前提（见到知行传本体），下一讲，将有一些对功夫操作方法的说明。